



時間點接 [此篇](#) 之後。

向芽織子簡單說明、向其告假後，那津帶著鏡琉進到裡頭的部屋。



「在這裡很安全，你可以放心。」



「嗯。」

「...覆面布取下也不要緊喔。」

聞言，鏡琉沒做回應，僅以動手拆下臉上的掩飾當作回答。



「——謝謝你替我掩飾。」

「什麼話，我們都認識多久了。」

「你怎突然會知道我在帝都？而且又為何要偽裝成這樣？」

「我在這之前先去過你們老家，你大哥和小妹告訴我你來到帝都。正好我也有事要來帝都，就想說先找你會合...彼此好有個照應。」



「原來你先見過他們了，他倆相戀結為夫妻的事有嚇到你吧？我就是不想打擾他們才想自己出來自己闖闖，也跟朋友約好在帝都碰面，就到這來討生活囉～」



「有一點。不過他倆從小感情就很好...所以也不是挺意外。」



「——敘舊先暫停，那言歸正傳，」

「有什麼事是需要讓你偽裝成嚴重燒傷的樣子來到帝都...？」

「...和你們道別後，我和雙親搬去一個小村子偽裝成村人的一份子，安穩的生活。」

「偶爾，也會在不見月色的夜裡執行著鑣鼬傳承下來的傳統。」

所謂的傳統，乃是由三隻成組的鑣鼬聯手進行的，『擊倒』、『割傷』、『治癒』。雖不明其行為意義何在，但那是他們鑣鼬一族自存在以來就傳承下來的古老傳統。



「本在村人未發現真身的情況下一直相安無事地共存著。直到前陣子，有一天...」

「有名旅行藥師在前往村子時，恰巧碰上我們正要進行傳統。」

「藥師？」



「嗯。而且是對妖怪有某種程度認識的人類。在由我擊倒、父親割傷後，母親在為其治療時...被對方拉住牽制了一瞬間。」



「難道...！？」

「那藥師來到人數不多的村子後，很快的就認出了我們一家。但他一開始不動聲色，相反地主動與我們表示友好。」



「我們...以為他是和妖怪和平共存的類型。」

「-- 結果？」

「...他在取得我們信任後的某天，在父親的酒裡下了藥。」

「！！」



「藥性讓父親暫時無法控制自己，妖化後弄傷了村人...那對小村子來說造成了莫大的恐慌。」

「巧的是，沒多久村裡隨即出現了從帝都趕來、聲稱接到妖怪作亂通知的厄除們。」



「...！是那藥師...」

「在與厄除們對峙途中才恢復理智的父親無法被信任，為掩護我逃走，他慘死在厄除們的刀下...！」

說著，放在腿上的手絞緊了衣服

「在那時，我在厄除們後方看見了那藥師懷裡的...是昏過去的母親。」



「而事後打聽，根據舉報內容，作亂的鎌鼬總共...兩隻。」



「那傢伙設計將你們消除，好把姑姑擄走嗎？！」



「就在快被追上時...我被當時厄除隊伍裡的一對半妖血統兄弟掩護放走。」

「！他們為何...」

「他們似乎有撞見藥師糾纏母親的樣子。雖發現有異，但當下沒時間調查清楚...所以他們才謊報追丟，放我脫逃。」



「父親被厄除所殺，我卻被厄除所救...我現在對厄除充滿了複雜的感覺。」

「所以負傷的你跑去我家找我們嗎？」

「嗯，傷勢痊癒後，我打聽到那藥師帶著母親搬到帝都的消息...所以我才動身來到這裡。」



「這副偽裝，是為避免撞見當初追捕的厄除而認出我來。畢竟我們這一支鑱鼬族化人，不像妖狐他們能自由幻化人類的樣貌。」

「...等你找到姑姑，你打算怎麼對付那藥師？」

「.....」

「...你想在厄除大本營的帝都殺人嗎？」

面對問題，本還算冷靜的鏡琉，身上散發的妖氣逐漸強烈了起來。

「...那津...」



「妖怪害人、作亂...有厄除來驅除甚至給予制裁...」



「鏡琉...」



「...抱歉，我失態了。」

「父親母親喜歡人類，我也不討厭。」

「我針對的...只有那個藥師。」

「...現在得知此事，我也沒辦法袖手旁觀。我會幫忙調查姑姑的事情...但你可別太過輕舉妄動。」



「...現在首要目的，就是找到母親。至於怎麼處置那藥師...我答應你，到時看情況再說吧。」

「嗯，在你失控前我會拉住你的。」

「就算你看似不動聲色，我也知道你現在內心壓抑住的情緒。」

「嗯，我現在很憤怒喔。畢竟雙親早逝，將我們三兄妹拉拔到能獨立自主的姑姑他們...就像我們親生父母一樣。」

「但輕率行動會壞事，我不能看你因衝動而莽撞送死。」



「...謝謝你。」



「這段期間，你就留在我身邊當丸町的員工吧。芽芽從來帝都前就跟我結識一起旅行，是可以信任的同伴。」

「更何況她跟你一樣也在找人呢...」

「...嗯，今後，暫時請你們多多關照了。」

今日起，鏡琉成了丸町的一份子。